



在吕梁山上、汾河上游，有个美丽富饶的村子，叫合会村。村子里生长着一颗平凡而伟大的百年古柏。这颗生于19世纪，长于20世纪、21世纪的古柏，仍然郁郁葱葱，高大挺拔。古柏身体直溜、枝叶繁茂，虽然年逾古稀、历经战火，但依旧意气风发，令人肃然起敬。古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默默地守护着这块它深爱着的也是滋养它的土地和人民。年复一年又一年，夏天，用翠绿状如伞盖的枝叶，给人们送去清凉；冬天，那墨绿的枝叶，成为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不仅如此，它还似一个存放厚重历史、内存很大的U盘，当人们或围坐在它跟前，或站到它身旁时，它就会像好客的主人一样，向人们讲述自己所经历过的人间是是非非、风霜雨雪、刀光剑影，以及时代变革、社会变化的故事。

古柏生长在岚县合会旧村，原是本村首富丁履厚、丁履经兄弟俩于公元1912年清明节所栽。栽植时株高已超过人头，根据柏树生长缓慢的特性，柏树从出土到长到一人高，起码得15年，据此推算树的出生时间，大约在1890年。距今120年左右。柏树栽植在主人大院门厅正中的青石台阶下。当时共栽了两棵。一样粗细，一样高低，一左一右各来了一棵。栽两棵柏树的用意是：柏树树干高大挺拔、叶子四季常绿，材质细腻、坚硬。夏天能乘凉，冬天看风

百年古柏话沧桑

□ 丁茂堂

景。一来环保实用；二来象征主人家像柏树一样家道殷实，常青不衰；三者两人百年之后在正厅设一灵堂，两棵树中间挂一“永垂不朽 万古长青”的横幅多合适啊。可世事难料，天不遂人愿，主人百年之后正遇上极左思潮甚嚣尘上的“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穷得食不果腹，去世后，灵柩停放在茅草棚里草草安葬了事，均无缘柏树的泽被。

两棵柏树苗茁壮成长时期，正是主家兴旺发达的时代。主家的一举一动、一盛一衰、喜怒哀乐，两棵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20世纪30年代末期，是当地农耕文明的黄金期，丁履厚，丁履经兄弟两秉承实业救国、产业兴家、耕读继世长的优良传统，艰苦奋斗、勤俭持家，事业蒸蒸日上，兄主外，弟主内，成功实现了资本原始积累。土地上千亩，牛羊成群，骡马成串，油坊、粉坊、酒坊、豆腐坊、水磨坊应有尽有，生态农业、立体农业，高附加质农业，农业产业化发展到相当的水平。成为当时岚县乃至周边县有名的财主。但他们富而思源，致富不忘根本，富起来以后，一刻也没有忘记帮助过自己和正在自己家里打工的穷兄弟们，他们不但不拖欠农民工的工钱，而且在自己家里打工的穷兄弟们急需用钱的时候，他们还马上预付工钱，只要你张口，要多少给多少，用多少付多少。丁履厚常说，人生在世谁没有个三长两短、七灾八难，助人为乐嘛。丁履厚磨坊、碾坊长期拴着骡马，村里人磨面、碾米你随便拉去用，不收分文，根本没有租赁费等说法。主人极具爱国情怀。日本侵略者侵入中国以后，教育子女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兄长丁履厚生有5个儿，两个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了八路军，3个在当地参加了抗日民兵组织。孩子们不负所望，为抵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

当地传为佳话。1940年晋绥边区开展了旨在巩固抗日根据地开展的“四大动员”运动，丁履厚，丁履经献出小米50担、大洋3千元、白洋布50匹、军鞋500双。这些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呢：按照抗日战争时期的消费水准和价格水平，这些物资和现金足以让八路军一个团度过难关。为此丁履厚、丁履经受到党和政府的嘉奖。解放战争时期，丁履厚，丁履经自己省吃俭用，将大洋、元宝、粮食全部献给解放军，支援解放战争。日军侵占岚县后，民生凋敝、生产力低下、灾害频繁、粮食欠收，抗日部队给养极度困难，八路军战士一度只得煮黑豆充饥。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丁履厚明里暗里给予抗日部队大力支持。八路军武装工作队成了他家的“常客”。1943年6月，晋绥军区除奸部部长裴周玉（解放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和丁履厚在柏树底下促膝谈心，裴周玉部长希望丁先生利用自己在当地的声望及二儿子丁好信任驻岚日军挺进队队长（地下工作者）的特殊身份做八路军的地下交通员。身怀民族大义的丁履厚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欣然答应。至此丁履厚利用他那宽厚的身板架起了晋绥军区与驻岚日军地下交通线之间的桥梁。每逢东村（日军山西派遣军村川大队驻地）初一、初五赶集日，丁履厚就赶着小灰毛驴出现在了日军挺进队的院子里（名义是看望儿子）。“夜捉南崎”，“王翻译投诚”“田家会战斗”等事件，丁履厚和他的小毛驴功不可没。丁履厚为抗日救亡积极奔走的举动，曾引起了日本特务和汉奸的怀疑。1941年腊月初8，日军大批人马包围了合会村，在汉奸的指引下，日军宪兵队将丁履厚家前后院翻了个底朝天。并将离右面那颗柏树不远处堆放的一堆准备盖房子用的木材点着。干柴烈火，大堆木料瞬时被大火吞没，熊熊大火裹挟着浓烟，爆发出

毕毕崩崩的响声，黑烟烈火遮天蔽日。一个翻译官对丁履厚威胁说，有人发现你丁履厚窝藏八路军，如果不交出来，就把你家烧光。丁履厚心想，搜不出人来，就不怕你们。他镇定自若，不卑不亢地说：“太君，那是有人在栽赃陷害我丁履厚。这不，你们上上下下也看了，里里外外也搜了，哪里有八路军的影子呢。如果有，你们甭说烧房子列，你们现在就把我枪毙了”！翻译官和一个队长模样的人嘀咕了一阵，然后下令宪兵撤走。这场大火，将柏树身上的柏油烤得三爬五道，滴答滴答往地上掉，虽然没有烧死，但树体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同样的两棵树，被日本人火烤了的这颗，就没另外那颗长得快。但是，两棵树真是命运多舛，另一颗虽然没有被火烤，但由于它长得高，长得粗，长得好，大约在2000年左右，被一伙贼人盗伐了。据说是以高价卖给做棺材的当材料用了。

当你听完古柏的这段叙述，你不觉得古柏的不平凡和伟大吗，你还觉得它是一颗简单的古柏树吗？不，它是人类的活化石，是人间默默的记录者，是人类历史的见证者。在它的骨子里流淌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血液。它不似神树，胜似神树。它是当地人民群众的精神之树、思想之树、价值观之树。

hongsejiyi

吕梁故事

红色记忆

大禹足迹遍吕梁

——古坤庙的新发现(三)

□ 高迎新

向、河道的容量、洪水流量都是他的“重点考察对象”，黄河流域当然是他考察的“重中之重”。

大禹从禹门口一路风尘仆仆地登上了吕梁山。吕梁有幸，孟门有缘，高耸入云的骨脊山在这里稍稍羁绊了这位巨人的脚步。他登高望远，是啊，云海茫茫，哪里该是孟门悬湖的出口呢？他登高望远，仔细测量，越过无数高山大川。他的实地考察不是为了装点门面、制造效果和为了业绩，也肯定没有严肃回避、鸣锣开道、前呼后拥之类，只有寒饮露宿、含辛茹苦，这样的考察自然很辛苦，但掌握的资料却是第一手的，是真实可靠的。

日暮乡关何处去，唯有浊流滔滔，烟雨茫茫。有了大禹领头，乡民们为了脚下的这一片土地，没有远走他乡，传统的乡土意识拴系着他们，战胜洪魔的希望激励着他们，他们义无反顾地跟着大禹走上了和洪魔决斗的道路。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是一幅大漠孤影背景下黄河流域顽强拼搏的自然画面，这位勇敢的指挥者，带着他的一方子民，以一种浩然滚，毫不娇气的的精神，为了脚下的这片美丽家园奋力搏斗，面对浩浩汪洋，“而今迈步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他们把主河道加深加宽，把支流疏通与主流相接，使所有的支流都归于主流。他们把原来的高处修筑使之更高，把原来的低地疏濬使它更深，便自然形成了陆地和湖泽，他们因势利导，开掘豁口，改河变道，把水引向低处……那些大小湖泽与大小支流连结起来，形成了后来李太白感叹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走向大形势。

大禹指挥治水大军取得了辉煌战果，可以想见，在他心中始终涌动着一股激情和内在冲动，这是一种仰俯古今天地为民谋福祉的内在动力，否则难以完成如此浩繁宏大的治水工程。他公而忘私，以至于“手足胼胝”，“三过家门而不入”，这需要一种倚天仗剑的气魄和伟岸雄起

的气魄。

今天的我们，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完全超出了古人的想象，高科技手段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令人惊奇，但大禹那种为民谋利的献身精神，不仅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更是我们需要传承和发扬的宝贵精神文化遗产。实现中国梦，需要再铸民族精神和人文批判精神，寻迹大禹不是怀旧，也不是猎奇。不错，我们需要莺歌燕舞、歌舞升平，但也需要历史感和危机感，后者似乎更值得倡导和强调。民间的传说是通俗朴素的，却并不浅薄，在它传承的过程中，充分吸纳了民众的社会体验和感情积淀，因而比史书上的阐述更具有权威性和终结意义。



在后瓦窑坡村古坤庙的院子里，满口陕西方言的孙先生很激动，这位研究了大半辈子的文化学者，提起他有关大禹的罕见发现，如数家珍，滔滔不绝。

明景泰七年的这块古碑，碑文写得很朴实，没有通常的歌功颂德、华丽辞藻，篆刻的字也算不得上乘，但这些都不要紧，重要的是碑文本身。特别是那二十九个关键字，把孟门禹王石、马茂庄汉画像石、骨脊山汉代古碑，以及吕梁遍存的大禹遗迹联系到了一起，它向我们透露的重要信息至少有：一是大禹治水的确到过吕梁，并在骨脊山察看水情，在孟门凿开蛟龙壁；二是吕梁过去是尧舜帝王的避暑之地，可能就是所谓“北都”，黄帝时期分为北都、南都、西都、东都。这样一来就跟司马迁

《史记》中的《禹本纪》联系在一起了。孙先生说，这二十九个字，“一下子把中华上五千年和下五千年联系在一起了”。

有没有联系我不敢断言。但这样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骨脊山、孟门湖、揽舟大铁环、禹王石、汉画像石、前大禹、后大禹、车赶乡、禹导河……在一个个具象化的大禹遗址和残垣断壁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远古的大时代，看到的是大禹义无反顾、风尘仆仆的高大身影。

古坤庙偏于一隅，庙的规模也不大，除了庙会期间的祈祷还愿，一般游人是不会去的。这有什么看头呢，既没有青山绿水的景致，也没有趣味好玩的去处。至于那些冰冷的痕迹斑斑的古碑，更是不如花岗玉石的典雅时尚，人们似乎没有太多的兴趣。就算有个别兴趣的进来，也不过是站在古碑前吟读几句，风雅一番，转过身来就什么也不记得了。而偶尔有俊男倩女进来恐怕连看也不待看，这里既没有炫目撩人的色彩，也没有流行音乐的时尚，更不适合相互依偎谈情说爱，他们从碑前走过，目光里透出游离和浮躁。

远古沧桑、百代烟云已渐次变得模糊。古碑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任日晒雨淋，风雨侵蚀，用不了多久，碑上那些珍贵的字也将变得模糊难认，以至最后变成一块毫无价值的石头。我想，这些年我们修了那么多的高楼大厦，能不能从那些巨额资金中拿出那怕是一点点把这块古碑保存起来呢，使它避风遮雨，安度日月，以遗留给后代，为延续华夏文明增加一点光彩。

五月的吕梁山，清晨还有些许凉意，古坤庙山顶上的风山公园里晨炼的男男女女很多，我不由得想起王安石一句诗：

派出昆仑五色流，一支黄浊贯中州；

吹沙走浪几千里，转侧屋间无处求。

眺望东北方向，小东川那边峰峦间云蒸雾罩，影影约约，骨脊山在雾霭中时隐时现……

哪天，该选一个晴朗的日子，再上一趟骨脊山啦。

shanshuirenwen

吕梁故事

山水人文